

网络文学

04

网络文学

2004中国年度网络文学

青树下图书工作室 选编

2004 ZHONGGUO NIANDU WANGLUO WENXUE

 漓江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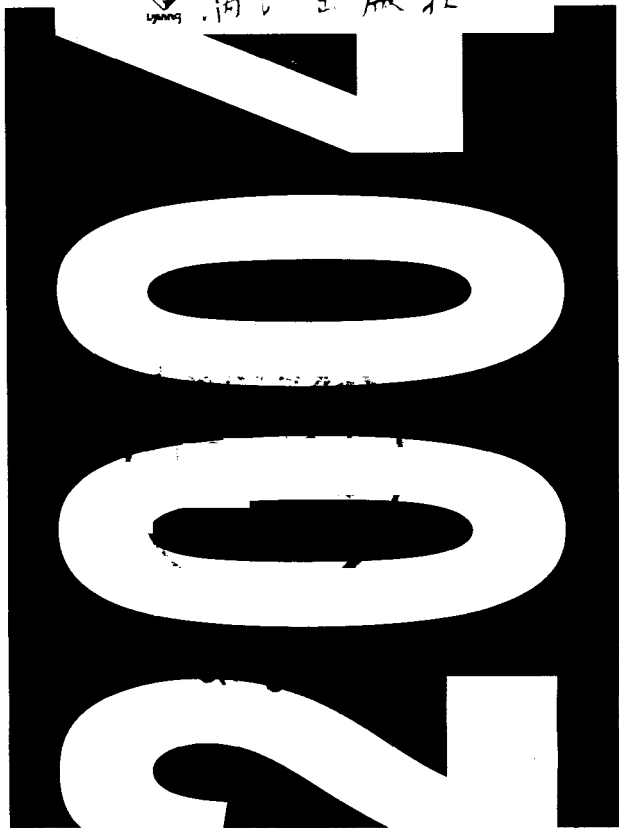
2004中国年度网络文学

对下图书工作室 选编

2004 ZHONGGUO NIANDU WANGLUO WENXUE



清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中国年度网络文学/“榕树下”网站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5.1

(2004 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7-5407-3316-0

I . 2... II . 榕... III 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6047 号

2004 中国年度网络文学

榕树下图书工作室 选编

责任编辑:金龙格

装帧设计:石绍康

责任校对:肖丽新

责任监印:黎福芝

出版人:李元君

出版发行:漓江出版社

社址: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:541002

电话:0773-2821573 2863978(发行部) 2862090(邮购)

传真:0773-2821268 2802018

E-mail: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刷:桂林漓江印刷厂

开本:890×1240 1/32

字数:268 千字 印张:11.5

版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6000 册

书号:ISBN 7-5407-3316-0/I·1992

定价:19.80 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秋天，应是聆听老歌的季节。回忆和顾念，随着叶子颜色的加深而生动起来。这一切也都是为了冬天而存储希望，在来年的破土之时，生机隽永。《2004 中国年度网络文学》传承以往之特色，值此良辰，谨奉佳篇。

本书分随笔、游记、小说、传奇四类。

随笔 5 篇，其中《最后的山歌》说了段质朴的爱情，似秦腔跌宕，一片宽广的大田坝，只剩下一个人的声音；《腊雪煎茶和青梅煮酒》文人气息浓郁，引经据典，端的是人间化境，好一派逍遥自在的道骨仙风；《土哥》行文诙谐轻松，然而暗藏人世间的沧桑与无奈。

游记 4 篇，从风情万种的上海到水边的安静之城密尔沃基，穿越时空爱上了街子，温柔的目光中看到丽江内心的悸痛。

小说 6 篇，其中有完美爱情故事《当干菜遇上扣肉》，温馨浪漫；《梦里不知身是客》充满诡异气氛，结局出人意料；《云深处》是绝望中的计较，裂纹后的折光；《六楼后座的红色恩慈》是让人心痛的问题，也是让人幸福的问题。

传奇中包括了新古典武侠、聊斋故事、玄幻小说。其中新推出玄幻传奇类小说《百年孤寂》与《春之牙》，《百年孤寂》花雨缤

纷,如梦似真。谁是谁命中的过客?谁是谁生命的转轮?要找的人在哪儿?谁又在风中苦苦相思?前世的尘,今世的风,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悲伤!《百年孤寂》如纯粹的黑色,迷离而又绝望,野性、张扬、不屈服,那是个不为人所熟悉的神奇之地。

本书作者阵容强大,有杨峥、禾页青青等几位读者熟悉的老作者,有骑桶人、银两、秦雨巷等网络优秀新写手,著名专栏作家瞎子、安昌河、本少爷、沈璎璎、王晴川的作品依旧入选其中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本书收录了新生代青春作家小意、易术的文章。小意是新锐美女作家,其代表作《蓝指甲》写出了这个时代城市青年的孤独感和无助感,被众多媒体评价为“一个时代青年生活的标本”、“女性研究的标本”。易术著有长篇小说《瓶子碎了》、《陶瓷娃娃》和《再见萤火虫》,《亚洲时报》称其为“易碎品”,发起“纯真写作运动”,极具争议,被香港作家李碧华称“饱沾爱情之毒”。

2004年,是网络作品向传统杂志、出版社大规模进军的一年,是网络写手向新生代作家成功转型的一年,是网络文学从时髦到了实力的一年。对此,我们更予以期待。

榕树下全球中文网编辑部

2004年11月

目 录

编者的话	(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随笔小札

腊雪煎茶和青梅煮酒	杨 峥 (3)
老屋	冷弦月 (6)
土哥	禾页青青 (9)
沿着小路向前走	希希拉拉 (21)
最后的山歌	安昌河 (26)

散文·行走天下

别样的丽江	樵 儿 (35)
街子——穿越时空爱上你	guantongdan (41)
水边的安静之城	瞎 子 (45)
听说上海有个小维也纳	小 意 (49)

非常小说

沉香	银 两 (57)
当干菜遇上扣肉	秦雨巷 (73)
六楼后座的红色恩慈	易 术 (86)
梦里不知身是客	凤 萍 (96)

三月麦兰	曹 威 (131)
云深处	本少爷 (145)

武幻聊斋

百年孤寂	沈璆璆 (207)
春之牙	骑桶人 (261)
傀儡妻	绝塞明月 (296)
怒雪	王晴川 (313)

随笔小札

腊雪煎茶和青梅煮酒

杨 峥

在一个盛夏的日子里，蓦地想起“腊雪煎茶”四个字，感觉很不同。古人颇喜意境之美，文兄墨友约于隆冬季节，趁心情闲适，松妻鹤子相偕，明炉围堰之外，将树尖枝头的新雪扫来煮沸沏茶，吟诗作赋，且歌且咏，端的是人间化境，好一派逍遥自在的道骨仙风！

《红楼梦》中怡红公子做了“却喜侍儿知试茗，扫将新雪及时烹”的佳句，更有气质美兰、才华比仙的妙玉，收集梅花上的雪，置于瓮中，埋入地下长达五年，拿了来泡茶待客，谓之中水极品。呵呵，想是写书的曹大人套用了做酒的方子，以为越陈越香，虽悖常理，却尽显意趣。

有幸生长于北地，四季分明，冬天里一夜北风紧过，素妆银裹的妖娆世界，见得不少。然而以腊雪煎茶的方式待客会友，并不多。想来是缺少那种从容淡静的氛围和心地，清风两袖，无可上蓬莱。满眼里世事纷繁，总跳不出居家琐碎、人情世故的小圈子。还当是有钱，无饥馁虑、无寒凉忧，邀了才子佳人二三知己，寻漫天茫茫的清凉去处，支庐取火，赏雪听歌。座中砂壶陶盏，酡笑连声，细说品茗之趣。雪野里的纷扰，怕惹恼了观景的人，却应是靓女相伴，又添一景。白衣飘飘自是美，在雪地里不甚分明，还是着件赤红的袄子好，娇艳艳的羡煞人眼。

若嫌媚俗，可学前人以文会友、琴瑟相和，众人执手而歌，快亦快哉。

呵呵，以上皆笑谈，这样恐是违了腊雪煎茶的本意。不是大富之家才可玩得尽心尽兴，也非潦倒落魄就不知轻松愉悦，说到底还是心志所在。“一花一世界，一木一红尘。”有了笑看浮华的心思，当可如我，在这盛夏的前夜，闻得到穿窗而来的那雪茶的幽香。

许是看古文的习惯，喜欢寻些对仗和联句。于是想到“青梅煮酒”四个字，与“腊雪煎茶”竟然对得极为工整。这其中的意趣，却又大有不同。《三国演义》中极为精彩的一个片段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无人不知：有道是“天下英雄谁敌手？曹刘。生子当如孙仲谋”。这会子紫髯兄弟不在跟前，只留了一黄一白两个冤家对头盘坐吃酒。一个是天下尽在我掌握中的豪情壮志，一个则是暂居人下拼命掩饰的韬光养晦，虽有酒为媒，谁又能得肺腑之言？“设使天下无有孤，不知当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”，一番问答，近在身前指你指我，令中山靖王之后闻雷失箸。若没这不期而至的雷声，怕是隔壁院子里的一阵轻咳，也要让大耳皇叔跌坐于地。

至于说到狐疑机警，玄德怕还比不过孟德去，何以丢了手中两根小棒棒，就能将一代奸雄欺瞒？“方今收英雄时也，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，不可。”看来两位雄才恰是鬼到了一处：一个为避其锋芒种菜浇园，一个为收服天下故显雅量，各有各的算盘，都计谋着身后事，这酒喝着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晏殊有：“一曲新词酒一杯。”三毛写：“人生有三道茶：第一道苦若生命，第二道甜似爱情，第三道淡如微风。”茶酒共欢，

尽说个中味道。茶在品，品清悠淡远；酒在尝，尝曼妙回旋，都逃不离一个“香”字去。香易醉人，茶醉深于酒，更见难过难当。夤夜无眠，辗转反侧，本是恬淡敞阔的心境，变了割舍不去的缠乱，还真是需要一份腊雪的净爽。

腊要耐得寂寞，青要扛得住那一阵子雷鸣。为文易，做人难。宛如落在脚边的那张有着重要内容的纸，被我不留神无数次地踩，其中印痕，当是青梅，其后背景，想为腊雪。真正昂然写意的一刻，却是将它拿得起，又放得下，不痴不愠的惬意、平和。

老 屋

冷弦月

老屋卖了。买它的是隔壁邻居。父亲没有回来，委托我和我的叔伯姐全权处理。

买屋卖屋，民间自有一套程式，我不大懂，忙里忙外的倒是我的叔伯姐。当我在两张麻纸写就的契约上摁下手印，心中一阵悲凉：老屋从此不再属于我们了。

我打电话告诉父亲手续办完了。父亲只说：“哦，那就好。”

院子里很安静，十年前种下的那棵香椿树，树干已经很粗壮了，枝条高过屋顶许多，窗棂上的油漆早已褪了色，有的地方已经剥落了。哪一个地方都层叠着无数的记忆。

老屋随着母亲的去世，就走向了衰败。我最后在这屋里居住，是九七年的夏天，此后，一直是租给别人住的。我告诉租房的人家儿，这房子已经卖了，以后有事只找隔壁就行了。

早春的天气，空气里还流淌着料峭的寒意。风吹得我的眼睛愈发涩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只是想：以后，许多记忆可能再也找不到家了。

八年前，母亲被确诊得了尿毒症。天塌了！家里顿时愁云惨雾。我们对母亲隐瞒了真相，装着对她的病症不甚经心的样

子，装着笑容宽慰母亲。暗地里，却忙着准备一切后事。只有在深夜打发母亲睡下，在一片黑暗的笼罩下，躲在被子里偷偷地流泪。

什么是滴血的心伤啊，就是眼睁睁地看着病魔把你挚爱的人的生命卷走，而你，却无能为力。

我知道，最伤心的人，还不是我们这三个女儿，最伤心的人，是我们的父亲。他承受的悲痛比我们更甚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下班回家。那是一个可用残阳如血来形容的黄昏。轻轻推开院门，香椿树浓阴蔽日，我看见父亲和母亲并肩坐在树底下，衰弱的母亲身上披着父亲的外衣，父亲正轻轻地为母亲梳理鬓边几丝散乱的白发，那样一丝不苟，那样满怀爱恋，还悄声地说着什么，母亲微笑着、听着……我顿时泪流满面，上苍啊，为什么要让这个美满的家破碎呀！为什么让这样情深意笃的老人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啊！

这令人心碎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心里，每次想起来就要掉眼泪，我不知道是缘于思念、痛惜，还是什么，可能更多是缘于一种感动。许多人都会认为，两位鬓染银霜的老人相扶相偎在一抹夕阳中，是一道风景。是啊，可这风景好凄美，凄美得令人泪下。

第二年的春天，也是这样一个料峭的春寒日，母亲带着她无尽的牵牵挂挂，走了。去世时，仅仅五十六岁。而我，当时刚刚生下女儿七天，在月子里，大家一致决定瞒着我。等我四十天后回到老屋，却只看见墙上母亲的遗像……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那种深彻入心的悲痛。

父亲一下子老了许多。老屋里角角落落的孤寂，充填着父亲的生活。任何安慰的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。惟有时间能平复一切伤痛。

后来，经父亲昔日的同学介绍，父亲认识了一位阿姨。父亲征求我们三个女儿的意见。我们都鼓励父亲再婚。不管曾经父母亲怎样情深，我们都不能让父亲的后半生，永远生活在对往事的追忆里。我们希望父亲幸福，母亲若地下有知，也会深慰的。

父亲有了一个新家，住到市里去了。阿姨通情达理，对父亲照顾备至。我们都很尊敬她。有时我真想对父亲说，不管何时，你都是我们三个女儿心中的挚爱。

又快到清明了。每年这个时节，父亲都要回来为母亲扫墓，阿姨也回老家为她过世的丈夫扫墓。今年再回来，父亲不能去老屋了。那已经不属于我们了。

老屋，曾经承载着我多少少年时的快乐和梦想，我们曾把它看作人间天堂，而它最后却背负着我们一家人无尽的哀伤，易主他家了。

在梦里，老屋的香椿树，仍然为我撑开一片浓绿的树阴……

土 哥

禾页青青

土哥的大名叫王兴土，已经够掉几地渣了，亏他还十分谦虚地说：叫我阿土好了。

哪里来的文物？

我咧了咧嘴，很艰难地把冲锋到鼻孔里的大笑吱溜吱溜吸回去。

飞快地看了一下履历表，我很认真地说：“请问你跟闰土怎么称呼？”

他扶了扶塑料框的大眼镜，眼珠停在那里半天转不过来，我估计他把表哥堂叔甚至姑爷爷排成几个方阵好好检查了一遍。

最后，他不好意思地问：“是我的亲戚吗？”

小会议室里的人“哄”的一下乐趴下一大半。

那次，我作为总公司团委领导主持新毕业生座谈会。

我十九岁，脸上的绒毛还没褪尽，眼睛清澈见底……我一本正经地读着发言稿，故作老成地代表组织回答提问，笑起来却仍无可救药地露出整排的牙齿。

而那时的阿土，像一根干巴巴的皱皮黄瓜，脸暗暗的，神情滞滞的，理了一个不很平整的平头，穿着一件不太白的白衬衫，两粒袖扣老老实实在地系着，镜片里的圈圈层层叠叠，背有

点弓，看样子是读书使劲过了头还没回过神来。

作为大学应届毕业生，阿土实在是惊人地“高龄”了，他居然有二十九岁。

但他恭敬地称我“张书记”。

公司每年会进来几十个大學生，然后分配到各个厂区去，匆匆照面，我多半记不住。

半年后，对面协管处有新来的科员，我探头去看，他立刻站起来恭敬地叫“张书记”。

我飞快地记起来了：“这不是阿土么！”然后鼻孔里又开始狂风暴雨地发痒。

在基层车间实习了半年，阿土好像有了些水分，短平头已长成了妥帖的分头，气色也开阔了许多，塑料黑框眼镜换成了金丝边……

没几天，他和其他人一样叫“小张书记”。在亲眼目睹我边摇头晃脑听 walkman 边写总结还掏出巧克力猛啃后，他又自作主张地改成“小页书记”了，到后来就顺理成章地溜成“小页子”了。

熟悉了后才知道，阿土高考考了四次，前三次都考瘪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再考，只好戴着眼镜去种田，做了几年“四眼田鸡”，想想人生如此到头实在不甘心，一狠心逃去深山里复习，打定主意不成功则成仁。

这一年居然考上了，中山大学中文系。

分配到这个市里数一数二的国企，当初蹬着泥脚拼死跳龙门的壮举也算是有了回报。